



朱永新

收到朱永新先生的新著《未来学校》，喜不自胜。从事教育工作二十多年，每天早晨7:00，准时来到学校，晚上10:30，学生晚自习结束，离开学校；每年9月，和学生一起步入学校，迎接新学年的开始；翌年7月，送走一拨又一拨的学生离开校园。和大多数教育工作者一样，按部就班，如此往复地过了一天又一天，过了一年又一年。我甚至没有想过，在将来的某一天，这样的教育生活将被彻底改变。展卷畅读全书，心中升腾的感觉是：那些不可知的教育变革，已经扑面而来。

在学习科学被崇尚的当下，人们越来越关注如何教、如何学、如何提高教与学的效率，可这并没有改变孩子学习的艰难与苦痛。面对今天学校教育的种种困境，朱永新提醒我们，“如果我们高效率学习的内容都是意义不大的东西，这样的学习还有价值吗？”

“什么知识更有价值”是一个需要被教育者反复探讨的问题，可在现实的教育情境中，我们具备具体的学科知识分散了注意力。学生学得很难，是因为我们以知识为中心，那些“参与课程大纲制定和教材编写的科学家过于强调自己学科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强调反映学科发展的历史与最新科学研究成果，结果自然不断做加法”，其结果就造成了学习内容之艰深和繁



方卫平

在儿童文学的各种体裁中，我对童诗有着某种偏爱。这份偏爱，说起来，颇有点像疼爱一个孩子的感觉。一首好的童诗，语言的体量往往是小的，但这“小”里头却常常满是精致和可爱，是一个孩子举手投足间自然溢出的那份引人倾慕的天真之美。我所钟爱的那些童诗作品，大多由寻常常、清清爽爽的童年絮语起笔，却总会在某个诗行、某个时刻，以童稚的声音，“轰”地一声，击中你的情感，甚至灵魂。这个时候，我会忍不住想，每个生命在童年时代，或许真是天上的来客，他们的语言、情感和思维，虽由人世间的活活激发起来，却总带着当初凌空翱翔的风姿和天外飞来的奇趣。而当我们用儿童诗的方式走进童年的世界，我们无疑是在重新建立与一个正在或已经被我们忘却的感觉和想象世界的联系。

2017年秋天，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杨佃青与编辑熊慧琴等



殷健灵

继《野芒坡》之后，儿童文学作家殷健灵又一次落笔历史深处，出版新作《彩虹嘴》，聚焦上世纪纳粹实施种族清洗时，犹太人被迫出逃至中国上海的历史事件。作家以“如瑶”外孙作为讲述者，借藏着故事的“牛皮箱”，转述外婆所讲的这一段惊心动魄的童年经历，犹太小女孩薇拉是故事的中心人物，透过她的眼睛与心灵，展现了她们一家人从柏林来到上海，度过的七年艰辛又温暖的时光，更记录了属于薇拉与伙伴们的一段宝贵成长。

从叙事结构与情节设置，可以看出《彩虹嘴》延续了殷健灵对少年成长的关注，对女孩心灵的探求，她始终是那样敏感且细腻。“成长”，是她作品一以贯之的关注，本书中薇拉，姐姐索尼娅，男孩西蒙，还有她的两位中国朋友斐斐和如瑶，生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大时代，经历各自人生的挣扎与疼痛，在这个名叫“彩虹嘴”的地方，追寻着生命里注定的彩虹。“彩虹嘴”就是“虹口”，以异乡人口中浪漫梦幻的“彩虹嘴”作为书名，应也寄托了一种绝境中的热望。故事里，国破家亡的屈辱与苦难，家庭生活的破碎与恢复，少年人的天真和勇敢，伙

那些不可知的教育变革，已经扑面而来。

朱永新：未来学校怎么样？

■吴贤友

复，学生的课业负担只能越来越重。而以升学为主要目标的应试教育更是推波助澜，造成了整个社会普遍的学习焦虑。在高中，差不多所有的学生都是按照名牌大学的标准和要求来学习的。自然，那些不能升学的大多数，就成了实实在在的“陪读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就有一种强烈的挫败感。“让师生过一种完整幸福的教育人生”，对大多数人来说，还只是一种奢望。

更让人痛心的还在于，那些在校外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学习的内容，很可能已经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未来，也很可能学非所用，到了现实生活和工作中还得重头再来。这种教育资源和个体生命的双重浪费，自然让更多的“过来人”对今天的学校教育愈发不满。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帮助每个人成为最好的自己，教育不仅是把一个既定的东西交给孩子，更重要的是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在我们的教育方针政策里，也一直是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但现代学校教育高度统一的“教材、教学大纲、上课时间、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很难实现这样的美好理念，也让教育方针的落实大打折扣。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那些学有专长的学生，在发展自己潜力的时候，也改变了之前对学校教育的单纯依赖。很多学生的文体特长并不是学校教育的“成绩”，更多借助于校外的兴趣特长班。那些准备

海外求学的孩子，为了考托福，他们利用暑期，专门赴省城甚至首都的新东方进行专门培训。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承认与借鉴，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现在的学生很多白天在学校，晚上在各种补习班；平时在学校，节假日在补习机构。对于儿童也是一样，这样会打断生活之间的联系，使人与人之间无法互相学习。”

在这个意义上说，朱永新认为“今天的学校会被未来的学习中心取而代之”，不仅可能，而且切近。

我们一直把人生分为学习与工作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认为学校教育是职业生活做准备的。在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看来：“把所有游戏和学习放入童年，所有工作塞进中年，所有遗憾留给老年，这是极端错误和武断的做法。”朱永新说，一个人没有必要预先储备许多一辈子派不上用处的知识，而是在具备初步的知识的基础上自己去探求知识，自己去建构自己知识体系；终身学习将成为未来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当前的学校教育依然按照年龄差别编排教学，这有其便利处，但我们发现，那些生理年龄相同的孩子，心理发育和认知水平却有极大的差别。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混合学习反而有独特的优势。朱永新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有不到20岁的应届高中生，也有30、40岁的

成年人。大同学和小同学在学习过程中可以互相帮助取长补短，有的大同学社会阅历和经验甚至比老师还丰富，他们可以解决很多老师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可在现行的教育制度中，这些不复存在。

早在100年前，蒙台梭利对按照年龄“一刀切”的做法提出尖锐的批评：“把人根据年龄分隔开来，是一件非常冷酷又不符合人性的事情。对于儿童也是一样，这样会打断生活之间的联系，使人与人之间无法互相学习。”

随着终生学习观念的深入人心，世界各国的教育政策也做出了调整。新加坡政府为成人发放学习券，供他们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技能教育。2017年，全国有超过800万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进入老年大学学习。我们也看到，很多成年人在自己的孩子已经上学以后，他们开始请私教，学习英语、绘画和手工制作等，有的甚至辞掉工作，重新走进校园深造。

美国学者凯文·凯里(Kevin Carey)提到自己在麻省理工学院选修《生命的奥秘》这门课程的经历——选修这门课程的学生从13岁的孩子到72岁的老人，既有来自南美的医生和医学院学生，来自希腊的高中生，也有来自荷兰的退休化学家，斯里兰卡的大学生、印度的全职主妇、乌克兰的软件工程师和菲律宾的护士。朱永新感叹：这样的学习是“真正的跨越国界和地区，

超越年龄和性别”，完全吻合了中华民族“有教无类”的优良传统。这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美国教育界流行的一句话，谷歌上能够查到的东西不需要在课堂上教。有人甚至担心：未来还需要老师吗？朱永新认为：教育是“人的事业”，需要情感交流和人文关怀，只要这一点不改变，教师就不会被人工智能完全替代。

当然，作为教育者，我们需要看清教育与学校变化的格局与趋势，那种知识传授为主体的课堂教学面临转型。200年前，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断言：“凡是不能自我发展、自我培养和自我完善的人，同样也不能发展、培养和教别人。”今天的教师尤其如此——“要学会做智能机器人做不到的事情”，学会与智能机器人共处，让智能机器人为我所用。

2015年，世界教育创新峰会的一次调查也表明：未来的教师将主要不是一个知识的传授者，而是学生的陪伴者；他们需要加强与学生的情感沟通，注重及时发现和帮助学生遇到的问题，注重学生成长的内在需求，让学生更有获得感；教师不是蜡烛，而是火炬，教育的意义就是点燃孩子的生命，给孩子开启一扇又一扇的门，给他们指明未来的路，陪着孩子，一起变优秀。作为教育者，应该积极拥抱未来的教育变革，努力成为教育的建设者。

当然，朱永新也清醒地认识

到，教育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受制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因素，不会像社会革命一样，一夜之间风云突变。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难题。

朱永新在《未来学校发展的方向》中提到，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可分为三个阶段：工具与技术的改变、教学模式的改变和学校形态的改变。电化教育、PPT课件等都是工具与技术层面的变革，慕课、翻转课堂等是教学模式的变革，如果学校形态不发生深刻的变革，教育结构不发生相应的变化，教育的变革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也看到，近两年“走班选课”作为国家教育政策在推行的过程中，无数教育者，包括那些政策的执行者都心存忧惧和疑虑。教育变革真的很难！但这并不表示我们一无可为，面对风起云涌的教育变革，主动介入和积极拥抱才是教育者应该持有的态度，也唯有如此，才能尽快地融入未来的教育中去。未来怎样，关键就在于我们培养了怎样的青年。

朱永新说，《未来学校》是写给普罗大众看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著，但通读全书，就在这10万字的书册里，不难发现朱永新的真诚与严谨。试想，如果没有对中外教育历史与现状的多方考察，没有对他近二十年新教育的实践探索，怎么可能有这样前瞻性的思考与展望。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是当前教育变革的精准提炼和未來教育发展的行动指南。



《未来学校：重新定义教育》，朱永新/著，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6月第一版，48.00元

小小的诗歌中洋溢着如晨光般纯净新鲜的语言感觉和生活滋味，仿佛把我们带到了造物之初，那个时时处处不无惊奇感的世界。

《童诗三百首》选编谈：童年的天性就是诗

■方卫平

“童诗三百首”系列，方卫平/选评，福建少儿2019年3月第一版，26.00元/册



一行专程来金华找我，商量由我为小读者选评一套《童诗三百首》的选题事宜。他们特别谈到，福建少儿社将把童诗出版作为该社的战略板块来经营，而《童诗三百首》是这一战略板块的奠基性的出版项目。

就我自己来说，这些年我对编选儿童文学读本一直持谨慎态度，因为品质、授权、避免跟风等方面的原因，我先后婉绝了数十家出版社的相关邀约，但这一次是福建少儿社的诚意和规划打动了我的。

事实上，早在1980年代，我就十分关注儿童诗这一文体，并参与了《中国儿童文学大系》儿童诗卷的编选工作。2000年底，应著名语文教育家、学者王尚文先生邀请，我作为主编之一，在王先生和钱理群先生指导下，参加了《新语文读本》(小学卷)的编写、统稿等工作。《新语文读本》出版后，被学术界有关人士认为是“五四”以来与“开明国语文本”并列的两种最好的语文读本之一。它与我个人选评的《最佳儿童文学读本》(新版更名为《给孩子的阅读

课》)系列、《中国儿童文学分级读本》)等，都选入了不少中外儿童诗作品。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童诗三百首》的选评在我的心里酝酿已久。我愿意把我珍爱的关于阅读童诗的快乐，与读者朋友们一道分享，因为我是如此享受它们带给我的快意，也因为我相信，领略这份快意，懂得这份快意，本身也是生命的某种珍贵的馈赠。

收入《童诗三百首》的不少童诗作品，都是我长年阅读中积累的心爱之作，或是我欣赏喜爱的童诗作家的新作。对我而言，一再地咀嚼这些诗作，内心的愉悦莫可言说，能够成为自己走进童诗的第一理由。这也是我希望这套《童诗三百首》能够带给读者的第一份快乐。这些小小的诗歌中洋溢着如晨光般纯净新鲜的语言感觉和生活

滋味，仿佛把我们带到了造物之初，那个时时处处不无惊奇感的世界。一朵花，一棵草，一只虫子，一束阳光，怎样各成一个丰足的世界，怎样童真当我们认真以待。一朵云，一滴雨，一片叶子，一声鸟鸣，怎样从身边落到我们心里，怎样静默、长久而温暖地住在那里。与一首好的童诗相遇，有如远行中遇见一泓清泉，我们倦怠的身心在孩子般的新奇和愉悦里舒展开来；我们的被日常生活的翅膀，轻轻地飞翔起来。

这飞翔将把我们带向更远的地方。透过诗歌简朴的语言，透过它们明净鲜美的意象和意境，我们会看到，“我”与世界的联结原来如此生动。我们的被日常生活的钝化和忧虑日渐磨钝的感官触角，会重新变得柔软起来，敏感起来。与此相应地，世界这个对象，以及生活这个对象，在我们面前，也会重新变得可爱起来，迷人起来。这是优秀诗作总能带给读者的别样馈赠。对生活中哪怕最微不足道的对象都充满奇异的感叹、观看的兴致以及

温暖的同情，这本是我们生命里珍贵的天赋，这种天赋在孩子身上无疑表现得最为自然和深刻。童诗把每个人固有的这种天赋和天性重新推到我们眼前，重新召唤我们的共鸣与认领。

这也是为什么在这套诗集中，我还收入了几组孩子们自己写的诗。这么做，不但是想让孩子们领略儿童诗的妙趣，也是想让孩子们参与到童诗的美妙写作中来。我想象，阅读这些诗歌的孩子也许会想，诗歌原来是这样，我的生活中也有许多诗嘛。这就对了。我相信，诗的世界对孩子们来说，原本都是亲切的，日常的，他们是生活在这里的原住民。这些由真实的童年口中吟出的自然之诗让我们看到，一个孩子的心中心可能的确住着一个诗的精灵。发现这个精灵，守护这个精灵，让它尽可能长久地陪伴孩子们的长大，一定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童诗三百首》的选评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其间我与数十位儿

童诗人，包括大诗人、小诗人及其老师、父母亲、推荐者等通过电话，加上与责任编辑的频繁通话，累计应该超过了三百通。电话内容除了与作品使用授权有关外，主要讨论的是与作品本身的一些问题。最令我难忘的是，当我就一些作品(多为入选作品)的标题、用词、句子、段落等与诗人们讨论并提出修改建议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包容、睿智、从善如流的态度，很令我感动。我还记得与许多作家、诗人交流时的坦诚与温暖。有时电话一打就是一个多小时，有的中青年诗人还是意犹未尽。所以，《童诗三百首》的选评过程，其实也是我与许多童诗作朋友讨论童诗技艺、切磋童诗美学过程。

之所以如此小心翼翼，恭敬谦卑，是希望能将真正的童诗精灵带给孩子们的阅读，能将真正的美捧给童年的时光。

如果童诗的精灵和童诗之美能够陪伴每一个童年的岁月，那么，我们的孩子，该有多么幸运。

一种平和与克制之美，以诗对抗暴烈，以同情融化孤独，以理解回应力，清新隽永，余味悠长。

《彩虹嘴》：上海的二战往事

■冷玉斌

《彩虹嘴》，殷健灵/著，天天出版社2019年5月第一版，28.00元



伴间的关心与扶助，展现着成长，感动着读者。再次离别前，薇拉的爸爸说：“我们带走的西看看不见，但是很沉”，随着阅读，我们分明可以看见爸爸说的这些“看不见”但是“很沉”的东西，这当中，就包括了这些孩子的成长与成熟，哪怕最终不知所踪的西蒙，大概也是用决绝表达了对生命的另一种感悟。

《彩虹嘴》的大背景是二战期间，犹太人避难上海的历史。当时，纳粹大肆屠杀犹太人，很多国家拒绝犹太人入境，这时候，作为唯一不需签证即可进入的城市，上海接受了近三万名犹太人，被称为犹太人的“诺亚方舟”。时过境迁，今天再讲这件事，可能就是历史书里的一两行文字，随着更多亲历者离开，很多曾经鲜活的记忆也随风而逝，由此，殷健灵抓住指向过去的线索，编织成美好的故事，就更有一番意义。她曾经讲过，儿童小说应该有一些新鲜的面目，“不仅

仅是校园内外、家长里短、幽默调侃、温情感动、忧郁缠绵”，切入历史，打捞阴影里的人生记忆，这恰恰是她为之作出的努力。而这，本就是文学的意义：唤醒读者的记忆，重新进入已经慢慢忘记了的美好事物和动人情境，和那些过去的人生生活在一起，从而获得面向未来更多的智慧与勇气。或者说，所有

人的写作都是追寻记忆，但在儿童文学领域，殷健灵如此关注与落脚，不止有“儿童”，更有“时代”，不断“访问童年”，通过特定时代不同儿童命运的书写：夏之秋、毛毛、幼安、薇拉、西蒙……探求并把握趋向永恒的人性光辉。

“鹿岛丸号离上海越近，空气变得越浑浊”，淡淡一句，已经是史实与想象的结合，检索资料，“鹿岛丸号”实有其船，属于日本邮船公司，这艘邮轮确实搭载过自欧洲逃至中国的犹太难民。“人们趴在船舷上眺望那个即将收容他们的巨大的城市，隐隐约约望见泥炭淋漓的滩涂，大片被炸毁的房屋残骸，街道上移动的人影……”这也一定是当时船上乘客的真实凝望——虽然，在这些乘客里不见得有一位“薇拉”，有一位“西蒙”。但是，他们中的每一位，谁不是“薇拉”，谁不是“西蒙”？以文字完成拟态，想象的魅力就在于此。

当年的犹太难民生活在上海，他们遇到怎样的困难，住在哪里，拿什么来生活，大人的生计小孩的学习，与中国人的交往，等等，新闻纸上的一行字，放在现实之中，都是有关“活着”的重大问题，佩服殷健灵，用细节建构起一段犹太难民生活史，透官一般的“河滨大楼”，薇拉与斐斐的爱情，她们的游戏，妈妈制作脆皮花，友情煤炉生火，

到黑市买来，米里的小象鼻虫……

书中写西蒙推销面包，就有史实依据。1939年，13岁的布卢门撒尔随父母逃离德国来到上海避难，年少时的布卢门撒尔曾一度靠为邻居派送面包等干粮为生。“送面包男”令当时并肩生活的犹太难民及中国邻居印象深刻。1977年，布卢门撒尔成为美国卡特政府财政部长，多次返回上海，他曾回忆：“那时，我明白什么是饥饿、贫穷，随时可能面临食不果腹以及传染病的威胁。但即使这样，在上海，我看到了人性光辉的一面，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闪光”。布卢门撒尔当然不是“西蒙”，但无数个细节被殷健灵捡拾起来，经她的想象与建筑，成为了故事里最具体的人，“如果被描写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期来说，是最具体的人，那就是典型。”(屠格涅夫)故事，尾声，薇拉为了给爸爸一个生日惊喜，翻看画报上希夫的漫画，这位漫画家实有其人，是奥地利籍犹太画家，中文名称叫“许福”，有意思的是，我手头上正有一本他的画作品集《海上画梦录》，这样的巧合实在令我欣喜。

殷健灵说自己在创作《野芒坡》时，通读大量清末民初的都市小说与图文资料，“那个时期的上海民俗、饮食小吃、时兴的家具、交通工具、服饰变化、街市布局、日常生活细节，以及西人境对上海都

市文化的影响，几已熟稔”。想象的起点在好奇，而基础还是在于事先做下的功课——开篇“洋泾浜英语”之外，更有两处我记得清楚，都与食物有关，一处是阿婆带给薇拉的各式点心，一处是在如瑶家吃饭，赵先生准备的那几道菜，作者不厌其烦写下菜单，与情节密切相关，一则这是一位外邦人惊叹于地道的中华美食；二则也看出薇拉一家人当时生活窘迫，对食物颇是在意与渴望。在这个时候，文学通向历史，作为少年成长小说的《彩虹嘴》，给出的是文学化的真实，来自一位文学家的观察与想象。

曹文轩说殷健灵的作品为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别样的风景，除了独特的故事，我想还在她始终如一的美学坚持，这种审美关乎心灵，关乎人生。殷健灵的作品总是美的，《彩虹嘴》里，薇拉先后遇到的阿妮、斐斐、赵先生等就不用说了，单讲勃瑞沃茨先生，经历悲惨，整张脸被纳粹毁掉，但在这张“丑陋”的脸下，是一颗善良而坚韧的心，远涉重洋来到上海，努力活着，“活到希望露头的那一天”，后来终于离开地下室，回到人群中，到最后，更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在轰炸之后，参加到了抢救中国民众的队伍中。

美是无处不在的，每一个普通人，在正义与邪恶的对决中，竭尽全力，守护亲情，关心他人，并且永存希望，就像爸爸在薇拉漫画的留白处画出的“露着笑脸的火红的太阳”，万物之中，希望最美，对希望的希望，更加美。

说审美，还有殷健灵诗意的语言，特别是书中景色与场面，略加点染，充满艺术的美感：柏林的初秋，空气里已带有些许寒意，菩提树叶和果树叶雨一般落下，像毯子一样铺展在地上。薇拉风一样地跑过，带动了路上的落叶，波浪一般地起伏。时不时的，松鼠的身影在树影间闪现，它们正忙着采集松果准备越冬；南飞的大雁排成人字形从头顶飞过，它们发出的振翅声和孤雁的鸣叫声从高空掠过，连空气都轻轻地抖动了一下。这样的风景，这样的奔跑，只能在薇拉的回忆里一次又一次复现。读得越仔细，越让人心碎，越让人心碎，又愈加引人回味，愈加领悟和平之可贵。

唯其如此，《彩虹嘴》有一种平和与克制之美，以诗对抗暴烈，以同情融化孤独，以理解回应力，清新隽永，余味悠长。我相信，殷健灵琢磨这个故事不止一天两天，她一笔一笔地勾勒，一点一点地着色，一页一页地让这些入这些事驻留在“彩虹嘴”。

童诗人，包括大诗人、小诗人及其老师、父母亲、推荐者等通过电话，加上与责任编辑的频繁通话，累计应该超过了三百通。电话内容除了与作品使用授权有关外，主要讨论的是与作品本身的一些问题。最令我难忘的是，当我就一些作品(多为入选作品)的标题、用词、句子、段落等与诗人们讨论并提出修改建议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包容、睿智、从善如流的态度，很令我感动。我还记得与许多作家、诗人交流时的坦诚与温暖。有时电话一打就是一个多小时，有的中青年诗人还是意犹未尽。所以，《童诗三百首》的选评过程，其实也是我与许多童诗作朋友讨论童诗技艺、切磋童诗美学过程。

之所以如此小心翼翼，恭敬谦卑，是希望能将真正的童诗精灵带给孩子们的阅读，能将真正的美捧给童年的时光。

如果童诗的精灵和童诗之美能够陪伴每一个童年的岁月，那么，我们的孩子，该有多么幸运。